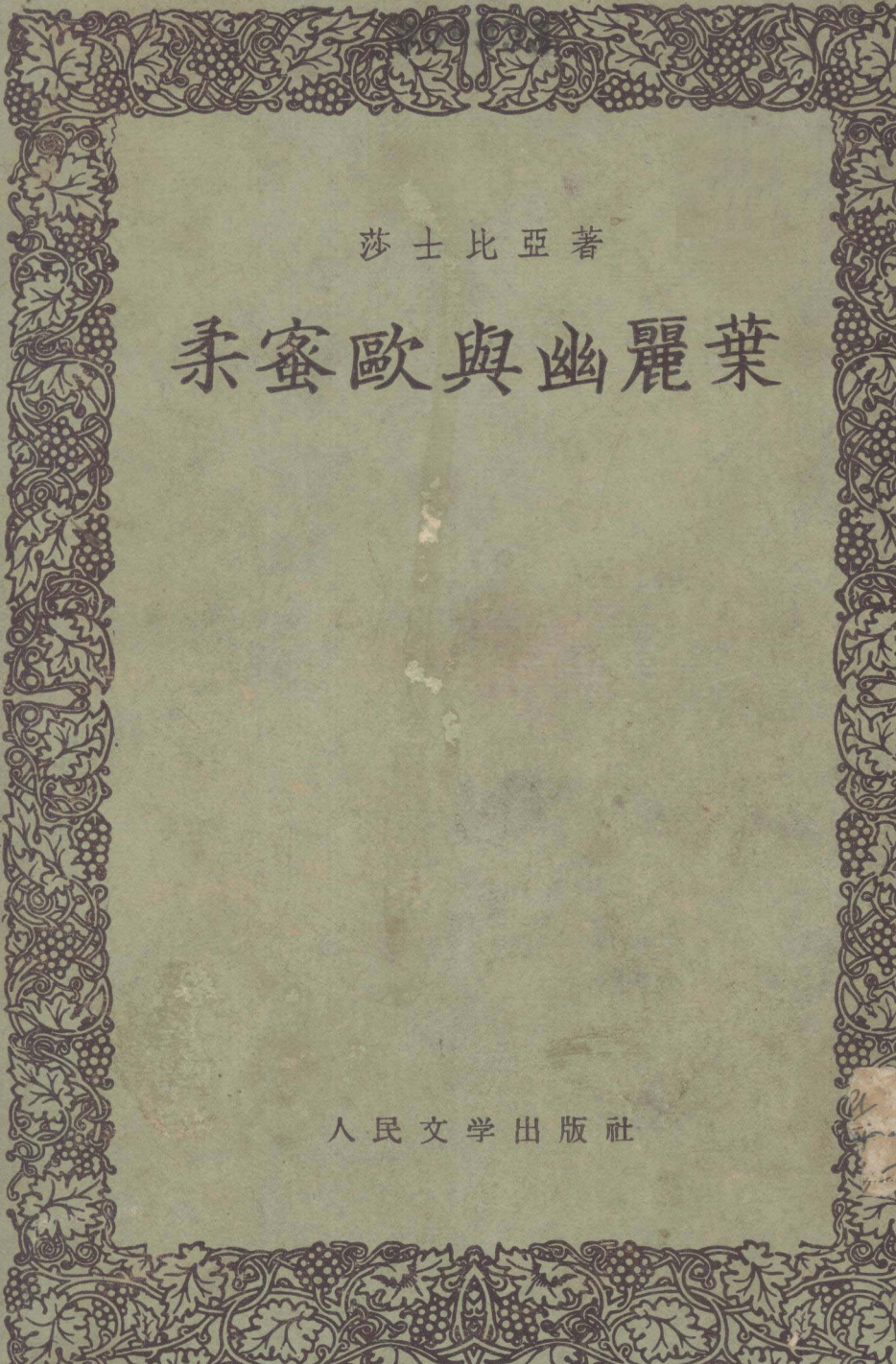




莎士比亞著

柔蜜歐與幽麗葉

人民文學出版社

勃 士 比 亞 著

柔蜜歐與幽麗葉

查 得 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William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26號)
北京市印刷出版：北京市圖書出版第003號
外文印刷廠印刷 新华书店發行

册数478 字数148,600 印本85-0 (1100 磅 $\frac{1}{16}$) 印张6 $\frac{13}{16}$ 插頁3
1954年8月北京第1版 1958年4月北京第4次印刷
印数1:501—27500 册
定价 (7) 1.00 元

劇中人物

愛嘉璐 楚羅那大公

賴禮 青年貴族，大公的親戚

猛泰

兩個互相仇讎的世家的家長

凱布

賴禮的人 凱布的叔父

柔蜜藏 猛泰的兒子

聖敬求 大公的親戚，柔蜜藏的友人

馬汀博 猛泰的外甥，柔蜜藏的友人

梯暴 凱布夫人的內侄

勞謹思長老 法蘭西斯派的僧侶

約翰長老 同派僧侶

貝兒 柔蜜藏的僕人

酒品

力高

凱布家的僕人

比得 幽麗葉奶媽的小廝

阿拉漢 猛泰家的僕人

賣藥人

三個樂師

致詞人

霸禮的小廝，另一小廝

猛泰夫人 猛泰之妻

住在夫夫 凱布之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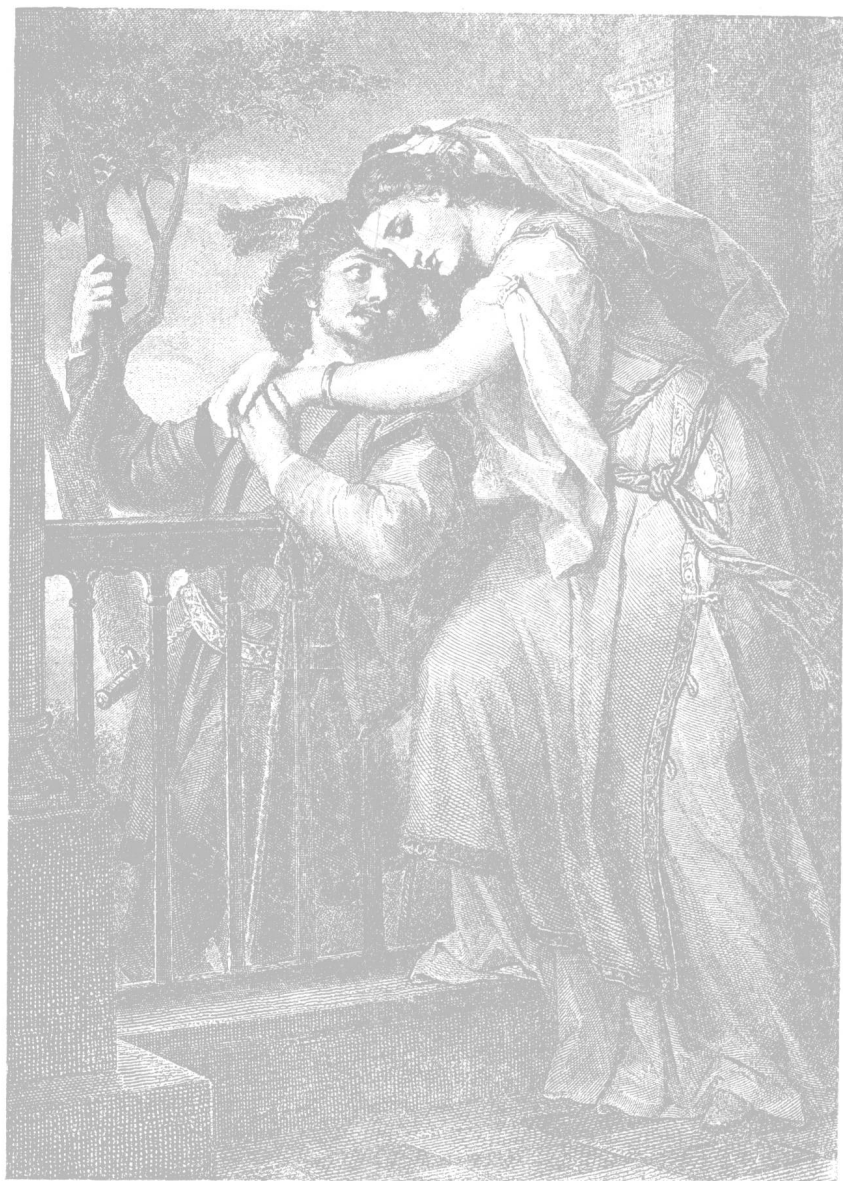
薩德波 凱布的女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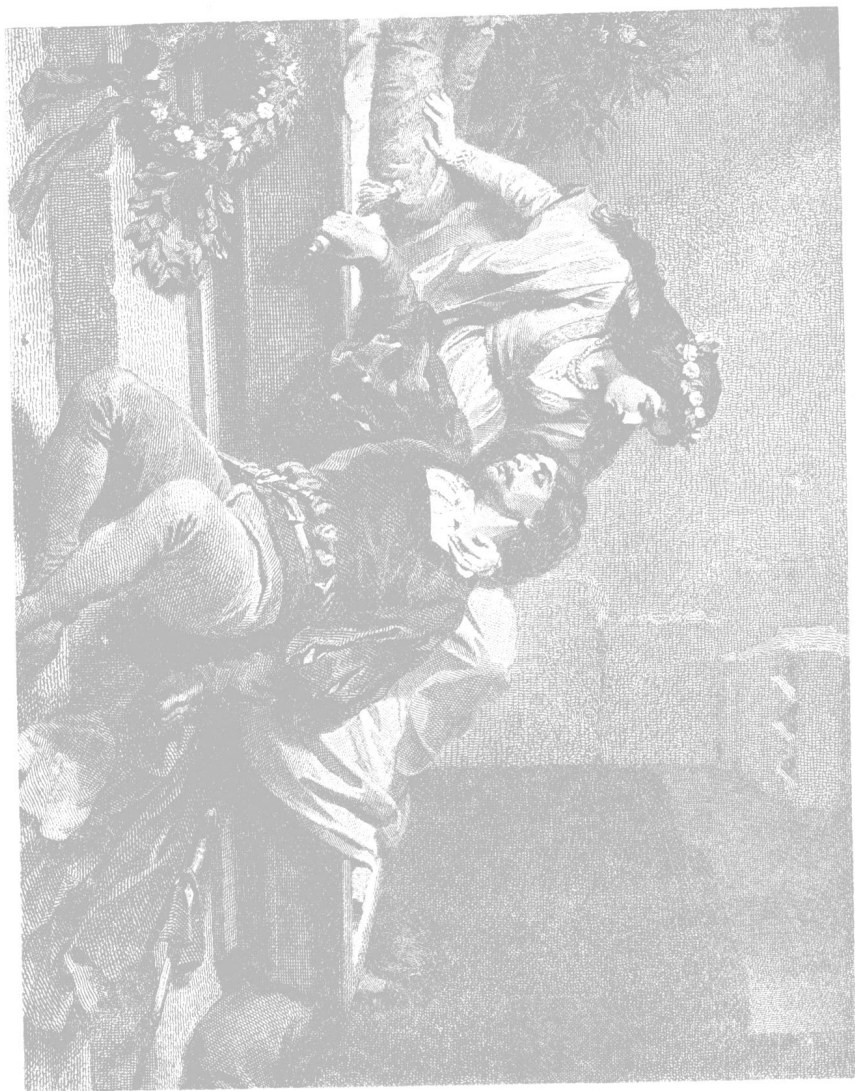
薩德波的妈妈

薩德波的主民訓：他掌管他在親屬，帶他向薩德波會的人，第二時，當夜人和僕人等

地點

梵羅那，曼陀





譯者前記

『柔蜜歐與幽麗葉』這個譯本大約是在一九四二年譯的。那時在成都有一個職業劇團，準備演莎士比亞的『柔蜜歐與幽麗葉』，邀了張駿祥兄做導演。他覺得當時還沒有適宜於上演的譯本，約我重譯一下。我就根據這個要求，大胆地翻譯了，目的是爲了便於上演，此外也是想試一試詩劇的翻譯。但有些地方我插入了自己對人物、動作和情境的解釋，當時的意思不過是爲了便利演員去瞭解劇本，就不管自己對於莎士比亞懂得多少，貿然地添了一些說明。後來也就用這樣的面貌印出來了，一直沒有改動。

我不是一個莎士比亞的研究者，我僅能從上演的角度考慮問題，同時也有一個希望，就是使我們的讀者更容易地接近莎士比亞。因此在各種莎士比亞的譯本中，認爲也可以有這樣一類的譯本：如果譯本中那些添進去的『說明』可以幫助人來瞭解莎士比亞，而不是曲解他。但是這個方法好不好呢？那就需要讀者和莎士比亞的專家們共同研究了。

在這個譯本裏，我固然想儘量忠實於原作，但是有些地方還是有些改動，譬如遇見主角打諢的那些俏皮話，若直譯出來就會失去風趣的時候，我就大胆地改成我們的觀衆能瞭解的笑話了。翻譯莎士比亞是一個艱巨的工作，需要具備很多的條件才可以担当。這個譯本會有許多錯誤和不妥當的地方，是可以想像的，希望關心莎士比亞譯作的朋友們看到了，給我指

正。

譯這部戲根據什麼版本，已記不清了，只記得譯完了以後才找到一本亞登版莎士比亞，參考校對了一下。這個譯本曾經於一九四三年出版過，現在我作了一些修改，並且加了些註解，重排出版。原來的作者像及插圖一幅，換了另外兩幅銅刻，都是從一八八三年萊比錫勃洛克豪斯書店出版的『莎士比亞畫冊』裏選出的，第一幅係亨利希·霍夫曼所畫，第二幅係奧古斯特·司派斯所畫，戈爾德培格所刻。

一九五四年六月一日

序詩

披詞人上。

致詞人 我們的戲發生在梵羅那，一個美麗的城，
講的是兩個聲威相等的世家。

很早他們結下了私怨，如今爆發出新的鬥爭，
私爭的血污了和平的手，爲了兩家互相的殘殺。

上蒼派定：在這一對仇人的懷抱中
降生一對苦命的愛人。

他們悲慘的毀滅和災厄重重，
埋葬他們老人的衝突，也斷送他們的生靈。

這故事，這段情死的慘變，
和他們父母如何死了親生的骨肉
才肯把無盡無休的憤怒消弭，

是今天台上所看見的悲歡離合，在短短兩點鐘的時候。

這些只要諸位肯耐着性子細聽，
此處說得含混，以後我們總要演得分明。

致詞人下。

第一幕

第一景 梵蘿那，公共場所

洒嵩和力高佩甲持劍雄赳赳氣昂昂地走進來。

洒嵩 喂，力高，我就是這一句話，不栽這個跟頭！

力高 自然，我們又不是倒霉蛋，受這種氣？

洒嵩 對，不受氣，惹起我們的火，我們就打。

力高 (開玩笑) 嗯，要打囉，你有一口氣就把你的脖子伸出來挨！別縮着。

洒嵩 哼，誰要惹起我的火，我可動手動得快。

力高 (俏皮) 不過，惹動你的火也不易。

洒嵩 得了，我一見着猛秦家的狗，我就要動氣，我一動氣，就要動手，一動手——

力高 (搶接) 你就要動脚！有本事的，你站着，動也不動。我看你呀，不動氣則罷，一動你就抱着腦袋跑了。

洒嵩 (語涉雙關) 哼，猛秦家裏出個甚麼都叫我氣得硬起來。男的女的，只要是猛秦家裏的，

我一概推到牆，玩了他們！

力高 別吹，頂沒出息的才要靠牆。

酒嵩 是啊，女人們洩氣，總得叫人逼得靠了牆。所以我就把猛秦家裏的男人拉出來幹，把猛秦家的女人推進去玩。

力高 算了，有仇的是我們兩家的老爺跟我們下人們。

酒嵩 一半玩笑，一半洩氣。我一律看待。我是暴君！跟男人們勸完了，我還要跟女人們玩一下。我要幹掉她們的『腦袋』。

力高 (倒懸) 幹掉她們的『腦袋』。

酒嵩 (露齒) 嘿，幹掉，這『幹』字你怎麼講都成。

力高 (笑聲) 人家知道怎麼講，她們會嚐出味來的。

酒嵩 (笑聲) 我一硬起來，她們就嚐出味來了。我這塊肉，哼，還挺出名呢。

力高 幸而你不是條魚，哼，要真是，這準是條糟魚。(看見兩個人走來，兩人頭上籠戴著猛秦家的鐵轡)

操！傢伙！猛秦家裏來了人了，兩個！

酒嵩 (不在意下，抽出劍來) 小子，硬傢伙拿出來了。來，雄他！我幫你，在你後頭。

力高 (倒懸) 在我後頭幹什麼？好跑啊？

酒嵩 你放下心吧。

力高 不，我就是放你不下。

酒嵩 喂，我們得先佔了理，讓他們先動手。

力高 那麼我去，我對他們皺眉頭瞪眼睛，瞧他們怎麼辦？

酒嵩 (改正) 瞧他們怎麼敢！對了，你皺眉頭，我咬大拇指。(得意) 他們要是受下去，那就算

在爺兒們手裏栽了。

阿拉漢和貝兒，一對猛秦家裏的下人走進。力高和酒嵩從他身邊經過。

阿拉漢 喂，哥兒們，你對我們咬你的大拇指麼？

酒嵩 (點點頭) 我是咬我的大拇指，哥兒們。

阿拉漢 (看出苗頭) 喂，先生，我問你是不是對我們咬大拇指？

酒嵩 (回頭，低聲) 我要說了『是』，我們還有理不？

力高 (連忙) 沒理。

酒嵩 (轉身，大聲) 不，先生，我並不是咬大拇指，先生。

力高 (扶帶兒，向前) 怎麼，你要打架，是麼，先生？

阿拉漢 打？先生，我不，先生。

酒嵩 (激將) 想打，先生，我奉陪。我們凱布家並不比猛秦家差。

阿拉漢 (忍不住) 不差，也強不了。

● 拿出的意思。

● 尋釁的意思。

洒嵩（正不知如何回答）那麼，先生——

力高（慫恿）說『強』！瞧，我們凱布家又來了人。

洒嵩（立刻）強，小子，強！強！強！

阿拉漢 你放屁！

洒嵩（抽出劍）你們有種的，殺！（回望）力高，別忘你吃奶的那兩手。

他們忽然就兇狠地鬥起來。這時班浮柳，猛泰的外甥，一個溫和知事的青年，看見這情形，立刻也抽出劍來。

班浮柳 分開，你們這些混蟲！放下劍，你們不知道自己做些甚麼。（就夾在當中，想把他們的武器

打落。）

正鬧得不得開交，梯暴，凱布夫人的內侄，一個秉性如火的青年，也趕到，他一眼望見班浮柳。

梯暴（又擊）甚麼，（對班浮柳）你也夾在當中跟這批沒心沒肺的禽獸打起來。（抽出劍，對班浮柳）

浮柳，回過頭來，送你回老家！

班浮柳（一面打，一面解釋）我是來保持和平的，放下劍，要不，幫我一地打開他們。

梯暴（暴怒）甚麼，傢伙都亮出來了，還說『和平』？我恨這個字，正像我恨地獄，恨所有猛泰家裏的，恨你！照傢伙，你這胆小的東西。

他們也廝殺起來了。

兩家大戶都來了些人，參加混戰，眼看這越殺越兇，於是惹起城中愛和平的市民持鎗執棒出來干涉。市民們跑進來。

市民們（喊成一片）棍子，棒子，刀槍劍戟矛！有甚麼拿甚麼，打呀，打呀，打呀！把他們打倒，打倒！打倒凱布家裏的人！打倒猛秦家裏的人！

這時凱布——凱布家的主人——開腔追踵而至，也沒顧得把衣服穿好，就和凱布夫人一同起來。

凱布 這是甚麼聲音？（看見情景，就不由心膽夾起）嘿，快把我的長劍拿來。

凱布夫人（攔住他）拿劍？你拿拐棍吧！拿拐棍吧，老太爺！

凱布（堅決）我要劍，我要劍！（瞥見對面仇人也氣憤憤地跑來，發怒）你看，猛秦那個老傢伙也來了，簡直沒有把我放在眼裏，他也要起刀片子來了。

猛秦和猛秦夫人，一個奔前一個追後趕入。

猛秦（暴躁）這個老不死的凱布！（對其妻）別拉住我，讓我丟。

猛秦夫人（不放手）我不許你去，你去跟仇人拚命，你動一步也不成。

三聲號響，大家回首，赫羅那大公與其隨從步入。

大公（赫然震怒）

這批不聽說的反叛，和平的敵人！

天天要槍弄刀，連鄰居的血都要喝的東西。

（對隨從）他們到底聽不聽話？

（轉身）甚麼？嘿，你們！

你們這些禽獸，

你們只知道流血，

流血來滿足自己惡毒的仇恨。

放下那刀，劍，這些瘋狂的武器，

放下，放在地上，靜靜地聽你們動了怒的君主來判決，

三次了，三次流血的爭鬥，

只是爲輕輕的一句話，

你們，凱布跟猛泰，

就三次攪亂了城裏的安靜。

叫覺羅那居住的老市民

也放下他們莊嚴的袍巾，

拿起戈矛，日久不用生鏽的戈矛，

來分解你們日久天長刻骨的仇恨。

如果你們再要攪亂城裏的和平，

你們的命就拿來賠償！

目前，這一次，其餘的都可以走開，

你，凱布跟着我去，

你，猛泰，下午到我那裏來，